

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丛书(乙种)

# 拓 荒 者

第一卷 第三期

(影印本)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# 拓荒者

一九三〇年三月十日出版

# 拓荒者月刊第三期

一九三〇年三月十日出版

---

不准轉載

---

|      |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|
| 編輯者  | 拓荒者月刊社 |
| 發行者  | 拓荒者月刊社 |
| 總經售處 | 上海現代書局 |
| 定價   | 大洋三角五分 |

---

預定價

全年十二期三元五角，半年六期一元八角。國內郵費在內，國外另加全年一元，半年五角。

---

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(一)注單號數(二)定戶姓名(三)在何處定(四)原寄何處四項詳細開明方可  
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  
特先聲明



新女性



買動章的人與喜動章的人



高爾基畫像



蘇俄新教育人民委員長蒲諾夫肖像



“此路不通”的作者維列賽也夫肖像

# 老茶拓

## 第一卷第三期目次

### 小說

- 咆哮了的土地(長篇).....蔣光慈
- 留置場的一夜.....傅 紅
- 馬桶間.....華 漢
- 新生.....平 萬
- 路工手記.....孟 超
- 大海(中篇).....洪靈菲
- 紀念碑.....許 峨
- 此路不通(蘇聯維列賽也夫作).....蔣光慈

### 詩歌

- 我底告白.....起 潮

日本兵 ..... 段可情

寫給一個新時代的姑娘 ..... 殷 夫

戲劇

我們重新來開始 ..... 龔冰廬

隨筆

十二個犧牲者 (Barter 作) ..... 王任叔

期待 ..... 柯 澍

論文・介紹・批評

藝術價值與政治價值之

哲學的考察 (山木清作) ..... 馮憲章

文學運動的幾個重要問題 沈端先

大眾文藝與文藝大眾化 ... 錢杏邨

“麗莎的哀怨”與“衝出雲圍的月亮” 馮憲章

特載

左翼作家聯盟的意義及其任務 潘漢年

國際的失業問題 ..... 赫 林

## 革命的三月..... 著 沁

國內外文壇消息

新教育人民委員長蒲蒲諾夫..... 適 夷

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..... 記 者

關於藝術劇社..... 越 荃

時代美術社的宣言..... 記 者

文藝通信

寄自旅中..... 藤森成吉

我們所希望於“拓荒者”者..... 胡維時

編輯室消息..... 編輯部

插圖

## 新女性(蘇俄名畫)

買勳章的人與賣勳章的人

高爾基畫像

蘇俄新教育人民委員長蒲蒲諾夫肖像

“此路不通”的作者維列賽也夫肖像

# 咆哮了的土地

蔣 光 慈

這鄉間依舊是舊日的鄉間。

靠着山丘，傍着河灣，零星散佈着的小的茅屋，大的村莊。在金黃色的夕陽的光輝中，依舊是沒有改變一年以前的形象。炊烟隨着牧歌的聲浪而慢慢地飛騰起來，彷彿是從土地中所發洩出來的偉大的怨氣一樣，那怨氣一年復一年地，一日復一日地，總是毫無聲息地消散於廣漠的太空裏。烏鴉成羣地翻翔

着，叫鳴着，宛然如報告黃昏的到臨，或是留戀那夕陽的西落。那樹林葳蕤的處所，隱隱地露出一座樓閣的屋頂，那景象彷彿是這鄉間的聖地，而在牠周圍的這些小的茅屋，大的村莊，不過是窮苦的窩巢而已。

一切都仍舊，一切都沒有改變……

但是，這鄉間又不是舊日的鄉間了。

在什麼隱隱的深處，開始潛流着不穩的水浪。在偶而的，最近差不多是尋常的居民的談話中，飛動着一些生疏的，然而同時又是使大家感覺得異常的興趣的字句：“革命軍”……“減租”……“土地革命”……“打倒土豪劣紳”……這些字句是從離此鄉間不遠的城市中帶來的，在那裏聽說快要到來革命軍，或者革命軍已經到來了。

年老的鄉人們聽到了這些消息，也很對之注意，然而不是別種想法：革命？為什麼要革命？世道又大變了！……年輕的鄉人們却與他們的前輩正相反。這些消息好像有什麼魔力也似的，使他們不但暗暗地活躍起來，而且很迫切地希望着，似乎他們將要從“革命軍”的身上得到一些什麼東西，又似乎他們快要赴歡娛的席筵，在這席筵上，他們將痛痛快快地卸下自己肩上

的歷年積着的重担，而暢飲那一種爲他們所渴望的，然而爲他們所尚不知道是什麼滋味的美酒。

他們，年輕的人們，相互地詢問道：

——快了罷？

——快了，快要到了。……

從問話的人的口中冒出“快了罷？”幾個字來，這可聽得出他是怎樣熱烈地希望着那一種所謂“快了”的東西。從回答者的口中冒出“快要到了……”的聲音，令人又可感覺到他在怎樣地得意。大家說完了話，或是在繼續的談話中，如果談話的場所是在田野裏，那他們便免不了地要向那樹林叢蕪的處所，那高聳的樓房的屋頂默默地望着，或是很帶仇意地溜幾眼。

在那裏住着這一鄉間的主人，這一鄉間的田地大半都是屬於他的。在不久以前，鄉人們，這其間年輕的當然也在內，經過那一座偉大的樓房的旁邊時，總不禁都要起一種羨慕而敬佩的心情：“住着這一種房子才是有福氣的，才不愧爲人一世呵！……”但是在這一年來，這種心情逐漸地減少了，好像有一種什麼力在主宰着也似的。尤其是在最近，青年人的心理變化得異常的快，對於那座巍然的樓房不但不加敬慕，而且仇恨了。

他們在田野間所受着的風雨的欺凌，在家庭中所過着的窮苦的生活，彷彿這些，他們很模糊地意識到，都是不公道的，不合理的，而這些罪源都是來自那樹林蔽蕪的處所……

在最近的半月內，自從礦工張進德回到鄉間之後，這一種不穩的空氣更加激蕩了。他隨身帶回來一些新的思想，新的言語，在青年們中間偷偷地傳佈着，大部分的青年們都受了他的鼓動。他所說的一切，就好像興奮的藥劑一樣，把青年們都興奮起來了。他說，現在是革命的時代了，農民們應當起來……他說，地主的，例如李敬齋的錢財，田地，都是農民爲他掙出來的，現在農民應當將自己的東西收轉回來……這是一種如何駭人聽聞的思想！然而青年們却慶幸地將牠接受了。

青年們知道張進德是一個誠實而精明強幹的人，對於他都懷着敬意。半年以前，當他從礦山回里看他的病了的母親的時候，他還是一個很沒有什麼驚奇的思想的礦工，向青年們所敘訴着的，也不過是一些瑣碎的關於礦山上的事。但是在這一次的回來，他差不多變成別一個人了。在一般青年的眼光中，他簡直是“百事通”，他簡直是他們的唯一的指導者。青年們覺得自己的眼睛，自己的心，在此以前被一種什麼東西所蒙蔽住

了，而現在他，張進德，忽然將這一種蒙蔽的障幕揭去了，使着他們開始照着別種樣子看待世界，思想着他們眼前的事物。他們宛然如夢醒了一樣，突然看清了這世界是不合理的世界，而他們的生活應當變成爲別一種的生活。

## 二

張進德是一個沒有家室的人。曾有過一個衰老的母親，他是很愛她而且是很孝順她的，然而不幸她於他最後一次的回里時死去了。自從母親死去了之後，這鄉間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牽得住張進德的一顆心了，——在這鄉間他不但沒有房屋，沒有田地，以及其他什麼財產，而且連一個親人都沒有了。這鄉間的景物也很美麗，這鄉間的居民也很樸實，然而張進德已經不再留戀牠們了，決定在城市中或在礦山上，永遠地過着那種羣衆的工人的生活。那生活並不舒適，所受的壓迫和痛苦，並不較農民的生活稍爲減低，但不知爲什麼，他總覺得那生活較爲有趣。在母親死去之後，他依舊回到礦山去，打算不再回到這鄉間了。

他整整地過了四年的礦工的生活。在他最後一次（這是半年前的事情）回來看望病了的母親，母親終於在他的悲哀中死了，而他又重新回到礦山以前，他的勞動的生活很平靜，因之也從來沒有過什麼特異的思想。做工吃飯，這是窮人的本分，他從沒曾想道自己本分以外的事。不料他回到礦山不久，工人們便鬧起增加工資的風潮，而他在這一次的風潮中，莫名其妙地被推為罷工的委員。於是他的生活，接連着他的思想也就從此變動起來了。他遇見了不知來自何處的革命黨人，他們的宣傳使他變換了觀看世界的眼睛……

在此以前，他以為這座礦山是給窮人們以生活的工具的，沒有了這座礦山，便沒有了幾千個人的飯碗。現在他明白了，工人們從這座礦山所得到的很微末，而他們的血汗，盡為資本家所吸取去了，並沒有得到十分之一的代價。他很會思想，於是他思想到工人生活的困苦，礦山上一切情形的黑暗……最後他思想道，這世界是不公平的，應有改造一改造的必要，而他，張進德，應如為他所認識的革命黨人一樣，努力做這種改造的工作。

他漸漸變成了礦工的領袖……公司方面對於他的仇恨，